

1303

建寧文史資料

第三輯

204

政协福建省建宁县委员会

建宁文史资料

（内部发行）

（内部发行）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
福建省建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组编

(内 入 1 27

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

•

建宁县印刷厂承印

目 录

周恩来同志在建宁的革命活动片断·····	曹嘉忠 (1)
艰苦岁月里的《红色闽赣》报社·····	徐文孙 (4)
发生在鸡公岭上的战斗·····	宁江炳 (6)
忆滩角“满地红”·····	黄维新 (9)
竹藪的洗衫队·····	王浙江口述 (11)
由东升桥而想起的·····	王浙江口述 (13)
一家三烈士·····	黄燮荣 (15)
周乐生烈士二三事·····	徐立义 (18)
政策正确 深得人心·····	崔源生 徐立义 (20)
两条保护完好的红军标语·····	余 文 (23)
忆北伐军进建宁·····	范文蔚 (25)
民国时期建宁县政机构变迁概况·····	聂德仁 余国桢 (27)
解放前建宁行政区域的沿革·····	文史组 (32)
建宁过去征收田赋粮食的简况·····	范文蔚 (42)
建宁县旧商会选举内幕·····	章行义 (45)
商印分、角小票行使市面的经过·····	章行义 (50)
华美小学的创办·····	廖维成 (52)
发生在西麓峰的战斗·····	江菁菁 (54)

千人解救李少白·····	徐敏之 谢 岩 (58)
五万八千元路捐的灾劫·····	何老太口述 (61)
昔日建宁西南乡的“土皇帝”——刘汉基 ·····	饶仕端 邹修桐 (63)
三桩人命案·····	袁 克 林秉周 (68)
建宁谢姓的得姓经纬·····	曾 威 (71)
清代诗人张亨甫·····	范文蔚 (73)
清末绥城一布衣传略·····	谢谋谦 (79)
坐花醉月，文士高吟·····	徐立义 谢 岩 (82)
阮宗权自述·····	阮宗权 (87)
生命的癥痕——我的征收员生涯·····	饶仕端 (92)
一笔横财·····	饶仕端 (96)
建宁县县名考证·····	章行义 (99)
瀾溪古桥·····	何仁寿 聂德仁 (101)
千年古刹——报国寺·····	江毅章 (103)

周恩来同志在建宁的革命活动片断

曹嘉忠搜集整理

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一、三、五军团，在周恩来代政委和朱德总司令率领下，向建宁、黎川、泰宁进军。

十八日，一路红军直指黎川县，驻敌许克祥部闻风而逃。同日，红军总部和主力，在周恩来和朱德同志指挥下，浩浩荡荡进入建宁城。驻敌周志群部，向泰宁退却，我军乘胜追击，与敌战于滩溪下游，缴获步枪五百余枝，俘敌官兵四百余人。当我军追至梅口铺时，又击毙了建宁伪县长，俘得敌军眷属一批（内有敌周志群部第二团团长胡廷扬的母亲、妻子，后胡派人谈判，用西药、布匹赎回），并缴获到一批辐重。十九日，我红军第五军团攻克泰宁城。敌周志群部向邵武、将乐溃退时，约数百人溺毙河中。二十二日，我军攻克邵武城。与此同时，进黎川的红军又连续攻克资溪、金溪等地。这次红军入闽，使建黎泰革命根据地与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，为粉碎敌人第四次“围剿”打下了基础。

一九三三年夏，周恩来政委和朱德总司令第二次到建宁。周恩来同志住在建宁县衙门内一座二层小白楼里。这是一方面军总政治部驻地，院子两边有几棵高大的梧桐树。周恩来同志住处十分简朴，睡的是门板铺革，盖的是一床陈旧的小棉被，

没有枕头，就拣块砖头，垫上几件换洗衣服当枕头用。他还把自己用的一条红色毯子，送给公务员郭应春使用。周恩来同志为革命事业日夜操劳，经常夜以继日连续工作。他心中唯独没有自己，而对别人却十分关心，经常半夜里来到郭应春等工作人员的草铺前，为小同志盖被子。那时生活非常艰苦，连盐都吃不上，只能吃到老墙土熬出来的又苦又涩的硝盐。每人每天五钱菜油，还要节省下来点灯。周恩来同志在作战室看地图，只用小菜油灯；有盏马灯，因煤油短缺，总是留着外出时使用。周恩来同志办公的八仙桌上，总是放着许多电报、公文和其它材料。郭应春和官潮东、范金标等警卫员看到周恩来同志那样忙，总是干得特别勤快，想以此来减轻首长的负担。周恩来同志生活十分俭朴，一次吃饭时掉了一粒饭，连忙拣起来吃下去。郭应春同志劝他不要这样做，他笑了笑说“这米是贫苦农民种的，种田流不流汗？要不要下肥？脏不脏啊！一粒饭都是农民血汗换来的劳动果实，我们应当爱惜它才对。”郭应春等听了，很受感动。当时缴获了许多物资，但为了保障前线部队的供给，周恩来同志连一条毛巾都没有要，洗脸时伏在木盆里用手抹一抹，用一块干土布擦一擦就算洗了。警卫人员为了照顾周恩来同志的生活，从供给部要了一些物资，周恩来同志坚决不用，并教导他们一切缴获要归公。

周恩来同志原先住在城外的总司令部内，为了便于城内、水南一带的工作，后便搬进城内红军总政治部楼上住。周恩来同志对建宁地方干部、群众，非常亲热，不论谁来了，都是热情接待，问长问短：生活过得怎么样呀？家里几个人吃饭呀？

分到田没有呀？有没有给土豪做过长工呀？周恩来同志每到一地，总是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，解决群众的各种问题。他眼光炯炯有神，满面笑容，说话风趣、幽默，说的革命道理，使人一听就明了，这些都给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群众称赞周恩来同志是“我们红军的好领袖！”

✓ 89.10.40

艰苦岁月里的《红色闽赣》报社

徐 文 孙

一九三二年秋，工农红军由广昌进入建宁，建立苏维埃政权。继而又成立了闽赣省苏维埃政府，邵式平任主席。苏维埃政府在建宁展开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，打垮地方民团武装，分田地给贫苦的农民。为了宣传革命思想和政策，苏维埃政府创办了《红色闽赣》报，并成立了《红色闽赣》报社。当时宣传口号是：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、“穷人不打穷人、士兵不打士兵”。《红色闽赣》报导工农红军和苏维埃开展工作的消息，传播革命思想，激励人民斗志，使许多人受到教育。当时我也随着革命潮流，参加工农革命，被分配在《红色闽赣》报社担负印刷工作。当时处在战争状态，印刷地址难以固定，要经常迁移，条件艰苦。没有铅印，是用石印。其工具有大青石板，手摇铁架石印机，各种油墨笔、墨滚等。最初在建宁城内创刊印刷，后因时局关系，转移到水南，再搬到吴家，又再迁到双溪、都上，继而搬到彭湃县（现在宁化的安远司）的李坑，最后迁到宁化县城。短短三、四年间，七迁印刷地址。我们扛着笨重的大青石板、铁架，翻越许多峻岭高山，熬过严寒酷暑，真令人难以忘怀。

一九三三年秋，形势越来越紧张，物质条件更是十分困难。虽然如此，但我们报社在当时闽赣省政府的领导下，和广

大红军战士一道，克服了种种困难，战胜了敌人对我红军的物资封锁。如印报纸的油墨买不到，大家就想方设法用桐油、松香、乌烟加火熬成，自制油墨。上石板的药水纸没有，就用棉纸、桃胶、面粉等制成。效果良好。生活上缺少食盐，就挖咸泥熬成硝盐，放入蔬菜调食。

报社在四周有敌人包围，上空有敌机狂轰滥炸的情况下，实在无法继续印发，闽赣省政府就把负责印刷工作的人员，全部编做担架队，跟随红军行动。我们由宁化到将乐的南口，再转到夏茂、王台等地，最后在沙县的龙岗和任溪地方，遭到敌人的大规模围攻，因为力量悬殊，寡不敌众，致使组成担架队的原印刷人员，失散掉队。我也在那时掉队，被迫回家。至今虽然岁月蹉跎，但当时《红色闽赣》报社遭受的艰难曲折，还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。

（徐文孙遗作，文史组整理）

发生在鸡公岭上的战斗

宁 江 炳

在建宁与宁化的交界处，有座山岭，海拔七百余米，座落在龙头大队境内，形状似鸡，故叫“鸡公岭”。这里地势险要。它的东面名叫青山，山麓有个村庄，叫马驮村，半腰之处，叫梨子坪，当年有几户人家居住。它的南面有一条小路，叫南陡岭，此路是通往马驮、安远、杨坊等处的唯一通道。它的西面，名叫玉石山。山下有坪上、杨坊、东桥等村坊。它的北面与马驮山相连。鸡公岭主峰顶上，有一小坪，约百来平方米。

民国二十四年，农历正月中旬，有一支四百多人的工农红军，系闽赣军区队伍，从宁化经安远到东桥、杨坊等村。红军在这些地方驻下时，四面都布好岗哨。从杨坊通往马驮与南陡岭的要塞上，设了三个岗哨，第一哨设在南陡岭山顶，第二哨设在南陡岭半腰，第三哨设在杨坊的一座凉亭里，哨与哨之间，相距近一华里。

这时，国民党部队新编五十二师，驻在安远，兵力有红军三倍之多，国民党军要对红军实行“围剿”，派出侦察兵，四出密访暗探红军的消息。农历二月初二日，天下着毛毛细雨，国民党部队从安远出发，经中邦直扑马驮，想偷袭红军。但先头部队一到马驮村的后山，就被红军设在南陡岭山顶部的哨兵发

现，哨兵立即鸣枪，随即二哨三哨也相继接应，枪声传进了红军设在东桥的指挥部。指挥部立即集合整队，作了战斗部署，战士们跑步从西面的王石山，登上了鸡公岭主峰，严阵以待。

时近中午，白军进入马驮，从东面向鸡公岭主峰强攻。瞬间，两军接火。开头敌人想用火烧山来围攻红军，可是天气不好，下着细雨，纵火旋灭。后来敌人仗着兵多弹足，硬取强攻。他们用三挺机枪掩护步兵进攻，逐渐攻到了半山腰的梨子坪，梨子坪到鸡公岭主峰，虽然很近，可大都是陡峭的石壁，无法攀登，敌人仰望束手，无奈其何。

敌人强攻不下山头，其指挥官只得下令，分一半兵力，带两挺机枪，绕回到鸡公山的南面和西面围攻山头。两面各有一挺机枪作掩护，这样，敌人对红军，就形成了一个东、南、西三面的半包围圈。

下午二时许，进入激战高潮，一直延续到五时，红军仍守住了险要的鸡公岭。两军的伤亡都很大。

白军东面部队，是一位青年军官指挥，恰巧他阵地上的那挺机枪，发生故障，叫人扛到梨子坪去修理，因此，敌人东面进攻的火力，大为减弱。这时红军有一位神枪手，一枪便击毙了那个军官（据说是团长）。敌人丧失了头目，象无头的苍蝇到处乱转，于是红军乘此机会，发动突围。

鸡公岭主峰的东北面，有一条山谷，名叫大坑山。坑两面是悬崖峭壁，谷底小路生满苔藓，极难行走。可这坑是红军突围的唯一出路。于是，红军留下一个分队，作撤退部队的掩护，其余部队突围。分队战士，因为弹尽，最后和敌人展开肉搏，拖住了敌人的追击。时届黄昏，一场战斗，暂告结束。

从鸡公岭主峰撤退的红军，当晚爬山涉水，走了许多弯路，

才到达相距七、八里的长岷村宿营。该村地方很小，只有几户人家。战士露宿在屋檐、草棚、田头，没有惊动百姓。翌日，天还未亮，红军首长，在该村请来了陈学明、陈学成二兄弟，请他们帮抬一位伤员，也在部队同吃早饭。战士用口袋装了一些剩饭，以备中午吃用。出发时，约有三百余人。行路时，陈兄弟俩与战士轮流抬那位伤员。从龙下到火兴村时，红军又请来宁年秀、宁建兴二人帮抬。再由火兴到伊家鲇坑村，在鲇坑又请了位叫罗源芳的帮抬。再到隘上、山田尾，在山田尾的茶山里吃午饭（是战士们早上带来的）。这时抬伤员的农民，便跑回去三人。

这支部队原打算过里心到江西，后来可能是因情况变化，又回到罗家村（靠近隘上、鲇坑），在罗家村听到了枪声，于是又往原路转，回到了火兴村，再到石株窠。红军在这里把那位伤员寄藏在一个名叫宁淑标的农民家里，请他护理照应，并嘱咐陈兄弟俩，不要泄漏。这时夜幕降临，部队由龙下上官常，到太宁。学明、学成兄弟也就回到老家长岷。

（据陈学明、陈学成口述）

忆滩角“满地红”

黄 维 新

滩角村，在建宁西部，旧时为均口、伊家、渊溪等地通往里心的必经之地。村子三面环山，面朝弯曲小溪。在旧时为黄姓独居。全村三十余户（最盛有百余户），人民勤俭朴实，务农为主，除少数人占有自耕地外，均为少地和无地者。醴、会、社的公田约占全村耕地的一半。所以十分之七八的农户，年年租田而耕。由于受尽当时的种种剥削，大多数农户不是“半年辛苦半年闲”，而是“一年辛苦半年粮”。种田人在饥饿线上过日，怎不盼望着翻身日子的到来呢。

记得在一九三一年阴历正月，红军到了里心。里心有一个妇女，带了几个扛枪的红军，到滩角来做宣传工作，提出了“穷人要翻身、要自由，就要起来革命”的口号。打那时起，人们脑子里就播下了“要翻身”的种子。

同年四月间，红军又来了，在里心成立苏维埃政权。我村有黄步升、黄步高、黄松荣、黄三赤、黄茂财等人，到里心接头，成立汪滩革命委员会。委员会起先设在汪家，后来搬到滩角。主席是黄步升，文书黄谱友，交通员黄东山，干妇女工作的是饶月秀，还有月秀的未婚夫黄美生也在委员会工作。

滩角红色政权成立后，即开展打土豪、分田地的工作。在此时期，苏维埃工作人员，曾到德坊（现双溪大队）打地主鄢

登东、到高坪打地主罗炳南，把粮食、衣物分给穷人。但这段工作，时间不长。约一个多月，红军撤退，保卫团卷土重来。于是，凡参加过红军工作的人，躲的躲，逃的逃。如黄步升等数人，背井离乡，潜至崇安县做临时采茶工。这样，自然要累及他们的家小，受许多折磨。抓、关、打、勒索银元财物，一时乌烟瘴气，不得安宁。

一九三二年秋，正是收割季节，红军又回来了。红军进驻里心后，黄步升从崇安回来，又被红军任为主席，重新组织村苏维埃政权。为了展开对双溪的工作，村苏维埃由滩角迁至新圩。这时我村青壮年，基本上都参加了革命工作，除在本地政府工作外，还有外调的。如黄三赤、黄松荣在县财政部工作，黄步高在县独立团任排长，饶月秀在里心区政府工作，黄犁咀、黄茂财、黄美生、黄普发、黄东山、黄恩育、黄金敦、黄丙中、黄奇保等参加了赤卫队。另有黄士名、黄忠明、曾旭文、黄鼎名、黄光跃、黄四美等和姜家、曾家部分少年组织了少先队。他们扛着梭标，在斧头镰刀红旗之下，干起革命来。

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，红军撤离建宁，白军又反扑过来，除黄步升、黄步高牺牲外，还有黄南咀、黄犁咀、黄美生、饶月秀等人随红军行动，现不知存亡。黄松荣、黄茂财二人，随红军长征至贵州，一因病掉队，一因伤被俘，至一九三五年冬和一九三六年春，分别回家。

在滩角这个小村，全村当时参加红军赤卫队、少先队和苏维埃政府工作的人，就有二十人之多。因为革命工作人员多，所以当时滩角被称为“满地红”。

竹 蓼 的 洗 衫 队

王 浙 江 口 述

一九三四年间，国民党军第八纵队的三个师，向建宁东北的驻马寨进攻。红军闽赣军区的一个师部，由黎川县的樟村，撤到建宁的竹蓼来。师部就设在竹蓼村的上坊屋里。不久，医院、兵站也相继迁了过来。医院设在上坊屋的大厅里，兵站就在村里。由于驻马寨战斗，打得十分激烈，所以部队和伤员也不时来到竹蓼这里，川流不息。红军都是从江西的黎川过来，暂驻到竹蓼，又从竹蓼出发到江西的广昌、石城，再到瑞金。

那时候，竹蓼苏维埃乡政府里的工作，十分紧张繁忙。长驻竹蓼乡政府工作的工作组欧阳忠、范立冬，都是由部队派来的，他们协助地方苏维埃政府做好支前工作。乡政府组织临时妇女会，又从妇女会里，挑选七八个青年妇女，组成临时洗衫队，帮助医院洗涤伤病员的衣服、被褥等。他们还编唱《洗衫歌》，鼓励妇女们打破封建枷锁，走出家门，参加革命。妇女唱洗衫歌，对伤病员也是个安慰。村里男的青壮年，则负责抬担架，送伤病员。我和王名均等人，就曾先后几次抬伤病员到江西的广昌、石城。妇女黄凤娇、姜娇香两人，是当时竹蓼苏维埃乡政府临时妇女会的骨干，也是洗衫队里的负责人。

同年八、九月间，红军主力和医院撤离了竹藪，洗衫队也由此解散。

洗衫队组织虽然时间不长，但是这个具有革命传统意义的光辉名字，却长留于老区人民心中。

（王登富整理）